

珍珠港被擊落的第一架飛機

· 沈運曾 ·

三名作清晨空中遊覽的美國阿兵哥，和一位飛行社的駕駛員，才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一批犧牲者。

距今七十三年前的一個大清早，在夏威夷(Hawaii)，有二年年輕的阿兵哥，在珍珠港(Pearl Harbor)與火奴魯魯(Honolulu)的半途公車站，走下一輛巴士。他們都是「加州國家防衛隊第二五一海岸砲兵團(California National Guards 251st Artillery Regiment)的士兵。三人走過一段住宅區小街後，來到「約翰·羅傑士機場」(John Rogers)的正門。

雖然是一大清早，機場內已然十分忙碌了。「夏威夷航空公司(Hawaii Airlines)」一架DC-3正準備飛往「毛伊島(Maui)」的早班機，一架「亞隆卡(Aeronca)」G5TC，正載著一名本地律師和他十多歲的兒子，也剛好起飛做空遊，三名阿兵哥來到「K-T飛行社(K-T Flying Service)」

棚廠前停機坪上的兩架「派卜(Piper Cub)」機旁時，另一家飛行社的三架小飛機，已相繼滑出去，到一千呎長跑道頭的等待起飛位置。那些都是飛行學生和教官們，巴不得在歐胡島(Oahu)南岸颳起大風前早些升空，然後一架一架飛往各自空域，去做當天的訓練課目。

回頭再看看這幾名自己來飛的阿兵哥，其中廿歲的布拉克威士官長(Sgt. Henry C. Blackwell)和廿一歲的布朗卜士(Corporal Clyde Brown)，兩人都是領有執照的私人飛行員了，他們曾利用公餘時間，由「K-T飛行社」的二老闆羅伯泰斯(Robert Tyce)一手教會飛行的，兩人租來小「派卜」機，負責載兩名還不會飛行的阿兵哥，去做清晨空中遊覽，並找了一名廿一歲的羅斯莫森士官長(Set Warren D. Rasmussen)同行。

當幾名小夥子跨進鮮黃色的「派卜」，扣好安全帶，兩人同乘一架，第三名單飛的駕駛另一架。這時，卅



教官泰斯（前右）與布拉克威（後中）及布朗（後右一）等學生們合影（圖為作者提供）。

八歲的泰斯和其妻，及卅一歲的艾蒂娜(Ethna)，亦離開火奴魯魯家中，來到了機場。星期天正是夫婦倆的正常工作日，同時他倆也想等布拉克威及布朗回場後見一見面，因為這兩個人訂好了明天回到美國本土的飛機。泰斯夫妻與這兩個人情同家人、誼在師友，故將與知道別。

然而既非泰斯和這幾初飛的傻小子所能預料的，天大的災難馬上便將臨頭。這天便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不到一小時之後，這些青年成為日本鬼子攻擊歐胡島，首位被殺的美國軍人，而泰斯則成為第一位被殺的美國百姓！然而他們的犧牲，很快成為驚天動地的「日本偷襲珍珠港」，他們在這等大事中之一小條的註腳而已。不過，這也引發了一些歷史上持續的爭議，從而導致一位調查員，重新查訪已經歸檔數十年的老案。

當天早晨，這些出來飛行的人，都係依據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美國政府與民間人士，像泰斯與其「K-T飛行社」之合夥人諾克斯(Charles B. Knox)兩人所簽訂的一張合同辦事的。因美國民航局(Civil Aeronautics Authority)為鼓勵商用航空公司事業之發展，而擬訂出一套大量訓練大專年齡的美國青年飛行之計劃，遂於一

九三八年成立了「民間飛航訓練計劃組織(Civilian Flight Training Program)」，簡稱「CFTP」。

這時歐洲早已戰雲密布，而「CFTP」立即成為美國飛行人員的預備訓練團一般，這些全國青年雛鷹，很快便可轉業成軍事航空人員。他們的地面教育課程，由各州、郡的大專學校提供，實際操作飛行，則全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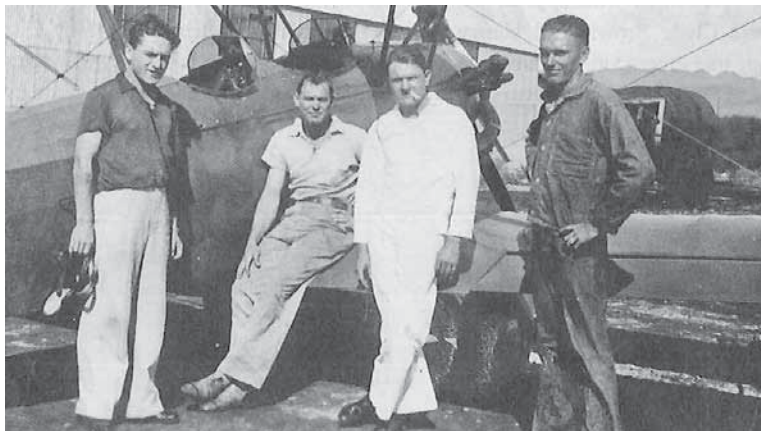


K-T飛行社於火奴魯魯棚廠前的派卜機（圖為作者提供）。

泰斯和諾克斯這些飛行學校(因為多半為小公司)來負責，學生們必須要獲得卅五小時至五十小時的飛行時間。在「約翰·羅傑士機場」裡，「K-T飛行社」的競爭者奧倫安德魯(Olen Andrew)所開的另一家「安德魯飛行社(Andrew Flying Service)」，都跳上了這輛載運全國飛訓人員的巴士。另外，還有一家更小規模的飛行社，那是廿七歲原為泰斯學生的瑪格瑞特·甘波(Marguerite Gambo)於畢業後，有志一同的在「K-T飛行社」隔壁的棚廠內掛牌，開了一家自己的小飛行社。夏威夷本島就這三家飛行社公司，均在一九四〇年初，展開了「CFTP」訓練。

「CFTP」的對象原為全國的大專學生，但沒想到民防工作人員及入伍的阿兵哥們，因企圖經由此管道，而獲得軍中飛行人員之飛鷹胸章機會，於是很快便被大量招收至「CFTP」。在珍珠港，無論軍、民，以年輕人居多，於是爭相向「CFTP」空缺進攻，此情更以「歐胡島」更甚。他們都先在「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受完地面學科教育，然後分發至「約翰·羅傑士機場」內的飛行社學飛。

布朗和布拉克威兩人，原籍加州



湯柏林（左一）及泰斯（右一）與友人合影於機前（圖為作者提供）。

，一同加入防禦部隊——第二五一海岸砲兵團F砲兵連(Battery F. 251st Coast Artillery Regiment)服役，於一九四〇年尾隨部隊調防夏威夷。他們發現這個「CEPT」將會允許在加州負擔不起學費的飛行學生參加訓練。果然，在一九四一年春，兩人參加飛行訓練，由泰斯親手教飛，並於當年十月考取執照。報名簽約飛行人員很快便增加起來，小飛機的機隊已增加五十架

，亦成為「K-T飛行社」主要的收益來源；泰斯一面增僱飛行教官，在新教官中有一名廿六歲的湯柏林(Guy Nathan "Tommy" Tomberlin)，原亦泰斯一九三八年培訓的學生，最近剛從海軍退伍，一面是在「K-T飛行社」帶飛學生，而部分時間在火奴魯魯商會中「輝利利飛行俱樂部(Hui Lele Flying Club)」當教官。湯柏林和一名「安德魯飛行社」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雇用，來自納西維爾(Nashville)，現年廿二歲女飛行員可莉妮雅·芙蒂(Cornelia Fort)，稍後將發現他們無意之間扮演了歐胡島上空戲劇化大事的重要角色呢！

回頭且說十二月七日清晨，布朗和布拉克威，將「派卜」機滑向「約翰·羅傑士機場」跑道西南端起飛位置，時約七點四十分許，布朗駕「派卜」機編號為NC-26950，而布拉克威所駕「派卜」機馬力略大，編號為NC-35111，還未完全睡醒的羅斯莫森究竟要搭乘哪一架「派卜」，仍分辨不清。但合乎邏輯的假設，這位高六呎一时，體重一五〇磅的士官長，是應該在布拉克威的「派卜」機後座。兩機起飛後向西北飛行，沿威基基(Waikiki)海灘，直奔鑽石頂(Diamond Head)，然後轉回頭向西，高度在五

百呎至一千呎之間，離海岸約兩英里，對正馬拉科里營(Malakole Camp)，是防砲團的基地，就在歐胡島的西南岸的「理髮師角(Baiber's Point)北邊」。

這時，在北面卅哩外，湯柏林和「輝利利飛行俱樂部」的學生鄧肯(James Duncan)，飛一架鮮黃色的「亞隆卡」G5TC機，編號為NC-33838，剛繞過來卡夫庫角(Kahuku Point)，歐胡島最北端的岬角，向島內飛來。該機乃俱樂部從馬格瑞特·甘波租來的，保持一千呎高度欲飛向賴伊(Laie)。至於甘波自己則在卡內阿灣(Kaneohe Bay)空域，隨學生練習其月夜飛行技巧。

在此，律師維陶斯基(Roy Vitousek)和其十七歲大的兒子馬丁(Martin)，正好空中遊覽完畢，駕著向「甘波飛行社(Gambo Flying Service)」所租之「亞隆卡」，編號為NC-33768，以八百呎高度繞行「約翰·羅傑士機場」，以及最後一架「洲際(Interstate) S-1A官生型(Cadet機)」，編號為NC-37345，載著可莉妮雅·芙蒂和其學生，一名防禦部人員桑瑪納(Sounala)，即將轉入機場航線，練習最後一次落地重飛。

湯柏林應該是第一名發現戰爭已

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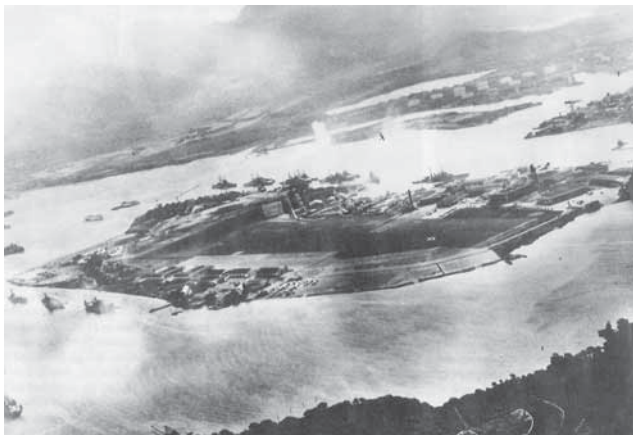
頁

彩

頁

打到夏威夷的民間飛行員（如他在飛行紀錄簿上所記載），當他和鄧肯剛飛到「賴伊」的摩門教寺廟北邊時，後方忽然出現兩批紅色追蹤機，由後向他從左右夾攻而至！他已目睹自己機身後部及垂直安定面的蒙布上，都已經出現了拳頭般大的黑洞，機身有縱樑兩根折裂，坐在後座的湯柏林，立刻一把將駕駛桿扳過來，翻身將「亞隆卡」向左，朝向海上俯衝下降，企圖掉下高度來躲避攻擊。接著的三分鐘內，有出現兩架日本飛機——很像「是從那批炸射」卡內阿海軍航空站的十一架中，分出來的兩架三菱（Mitsubishi）A6M2「零式機」。一直向湯柏林兩人射擊，但沒再命中。明知他們原有更重要目標，日本飛機終於拉開，重歸其編隊而去。湯柏林立即將「亞隆卡」幾乎貼到海浪向東南低飛，只想偷偷溜過「拔力關（Pai Pass）」，再經「柯樓靶場（Ko Olau Range）」，返回「約翰·羅傑士機場」。

此時，毫不知情的女教官甘波和她學生，已從東南方海上飛近「拔力關」，正當日本飛機群第一波呼嘯而過，衝掠炸射「卡內阿」，高速拉起，黑鴉鴉滿天都是戰機，納亂流已將甘波的「亞隆卡」顛簸得七葷八素！



1941年12月7日，日本戰機攻擊珍珠港福特島之美國軍艦（圖為作者提供）。

先是，甘波一直以為是美國飛機，自己的演習，但他瞥見「卡內阿」升起火焰和濃煙，才突然醒悟過來，莫非真打起仗來了！好在當時日本戰機正忙著，沒有一架敵機向她射擊。甘波推滿油門，如餓馬奔槽，直撲「約翰·羅傑士機場」。

到這時候，湯柏林和甘波趕著回去的「約翰·羅傑士機場」，全然已非避風的民航港站了，因正緊鄰它西北面的希肯基地（Hickam）正遭受日本戰機攻擊。七時五十五分，「約翰·羅傑士機場」上空，已布滿了日本「

零式」戰鬥機、「愛知（Aichi）D3A1「俯衝轟炸機，以「中島（Nakajima）B5N轟炸機」，一陣俯衝、投彈、掃射、拉起，上上下下忙得不可開交。而維陶斯基父子以專心一意回場，正老老實實排隊要進入起落航線。日本戰機哪管你甚麼先來後到，連射帶衝地向律師的八百呎航線追過去，小兒子馬丁眼快高呼：「快看，P-40機！」他老爹猛抬頭，便先看出一個大紅圈的大陽圖幟，回道：「見鬼的P-40，那是日本人！」律師猛力拉回，向南轉朝海上飛去，有兩架路過的日本戰機其後座砲手向他們開了一陣槍，但無損傷。維陶斯基父子在亂戰之中，逃到海上繞圈兜，並趁一個空子，溜進「約翰·羅傑士機場」航線，也不管先來後到，飛機一著陸，拉著兒子跳進他們的汽車，便朝城裡開去。

差不多在此同一時間，可莉妮雅·芙蒂，帶著她學生，以兩百呎低高度從東南方進場，大約在飛機將要轉入航線第四邊準備降落時，她向左方一看，只見一架軍機以較高高度直接撞來，她以高度不同，便俯身向前座學生喊道：「可以開始轉彎了」，在說的同时，不知從何處突然飛來另一架軍機，直接「官生式」對撞而來！



可莉妮雅與一架PT-19A合影（圖為作者提供）。

芙蒂以來不及叫學生了，扳過駕駛桿，加油門拉起機頭，側面爬升躲開。她正認為是一名空中要帥的軍機飛行員，倒要看看他的識別編號：當這入侵者轟然一聲從芙蒂下方穿過時，她探頭一望，只見其機翼上斗大的圓紅色「太陽旗」圖幟，再望遠處的珍珠港灣，只見濃煙四起直衝雲霄，明白了！她後來曾寫道：「萬里晴空，以非我輩嬰兒似的小飛機逗留之處矣！」她將「官生式」機儘快降落，馬上向「安德魯飛行社」棚廠滑過去，只見射擊他們的機槍砲，一連串卜卜地直射得芙蒂所駕飛機面前塵土飛揚，幸好未射中，師徒兩人跳下飛機，直奔安德魯辦公室內，芙蒂邊跑邊喊道：「日本鬼子打來了！」她的喊聲卻換來一陣沒人相信的譏笑。可是

，笑聲突然停歇了，原來一名機械士從外面衝進來也喊道：「剛飛過去那鬼子，把泰斯殺了！」

泰斯夫婦是七點五十分左右到達「不」飛行社棚廠的，泰斯信步先走到停機坪，站在陽光下，差不多馬上轉身呼叫室內的艾蒂娜出來。當她應聲而出，泰斯指著西面天空升起的濃煙黑雲說：「恐怕赫坎姆基地出示囉？發生甚麼意外了吧？」兩人還隱約聽到爆炸聲，認為可能是基地軍火庫失火了！

夫婦倆立在那兒目瞪著濃煙黑雲同時，也注意到一架飛機從赫坎姆方向飛過來，又低又快。這時，艾蒂娜說：「他們飛到民航機場來未免太低了吧！」她看了一下手表，注意到現在是早上七點五十五分整。當神秘的飛機從頭上怒吼著衝來，因為太低的關係，艾蒂娜清楚地看見機上兩名機員，在海上那機一個小轉彎回過頭來，「達！達！達！」一陣機槍聲，那是在追擊滑向停機坪的可莉妮雅，「官生式」機。泰斯正回頭對艾蒂娜要說甚麼的時候，這時一顆槍彈子正擊中他後腦袋，且從喉頭直穿出來，留下一個大洞；後來，艾蒂娜形容那洞，大到可以「放一枚高爾夫球進去」，此時，泰斯已應聲倒地了！而站

在身旁的太太毫未受傷，曾一度當過護士的她立即反應過來，俯身去摸他的脈搏，她直覺明白，他已經走了！

似乎就是殺死泰斯的同一架飛機，緊接著便攻擊「夏威夷航空公司」準備好去毛伊島的DC-3機。該DC-3機被射擊中數十槍，無論機翼、機身和引擎都被擊中，幸運的乘客與機員均未受傷，由於緊鄰軍事基地「希肯」正受襲擊，飛機還是先走為上，地面經理一陣催促下，飛機遂起飛而去。

果然，日本戰機並未放過民航機場，經數度掠飛炸射「約翰·羅傑士機場」後，驚魂未定中初步顯示，該場之為一犧牲者，殆僅泰斯一人。但約一小時之後，艾蒂娜發覺，兩名年輕的阿兵哥租走的「派卜」機尚未回場。

載著布朗、布拉克威和羅斯莫森的兩架小飛機，究竟飛到哪兒去了？最好的目擊證人，乃是美海軍一名機械助理納平士(Machinist's mate 1st Class Noiman B. Rapue)，這位四十一歲的水兵，派在YT-153號機拖船上服役有年。納平對十二月七日之所見，與後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日出現在火奴魯魯《明星公告報(Star Bulletin)》上所述，以及一年後他於

AIRCRAFT FLIGHT				CROSS-COUNTRY		REMARKS OR INSPECTOR'S SIGNATURE	
DATE	MAKE AND MODEL	CERTIFICATE NUMBER	ENGINE	FROM	TO	CERTIFICATE NUMBER AND RATING	
12-2	Fleet	7766	Continental	Honolulu	Honolulu		
3	"	"	"	"	"		
4	Cadet	37745	Curtis	"	"		
5	"	"	"	"	"		
6	Cadet	6358	K. 125	"	"		
7	Cadet	37746	Curtis	"	"		
8	Cadet	14982	Menard	"	"		
9	Cadet	6359	"	"	"		
10	Cadet	37747	Curtis	"	"		
<i>Hawaiian Airlines</i> <i>Flight interrupted by</i> <i>Japanese attack on Pearl</i> <i>Habor. An enemy plane</i> <i>shot at my plane. I then</i> <i>proceeded to Oahu. I</i> <i>lost a civilian pilot</i> <i>under plane machine</i> <i>gunned. The enemy shot out of me as I</i> <i>failed over to the Japanese.</i>							
SIGNER				TOTAL FORWARD			
PILOT'S SIGNATURE				TOTAL TIME TO DATE			

1941年12月7日，可莉妮雅飛行日記寫著「對我機開槍，但未擊中」內容（圖為作者提供）。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所做宣誓之證辭，基本上都甚一致。

他說：「那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分，機拖船YT-135號正停泊在珍珠港入口，送一名領港舵手登上入港貨輪「天蠍座號(U.S.S. Antares)」。機拖船位置正於第四號水稻浮標之南約四百碼處，船員們都瞧見僅約一英里外，赫坎姆基地升起之濃煙，及聽見爆炸聲；納平同時看到兩架小不點兒，鮮黃色的「派卜」機，在基拖船正前方「織工堡(Weaver Fort)」南方上空

，正遭受來機攻擊。

納平向《明星公告報》說：「兩架小飛機大約五百呎高度，在離岸二·五哩左右，哪能是七架日本戰機對手……，一架鮮黃色飛機筆直栽入海中，另一架於盤旋了一會兒，也接著墜落。」他在一九四二年的證辭中只略為修改了「二·五哩」為「二哩」，「七架」日本戰機改為「若干架」，並增稱納第二架黃色教練機，在海面上「浮了一會兒」才沉下海去。雖事發後卅分鐘，一艘陸軍救難船，曾從珍珠港出發搜尋，已全然不見兩架「派卜」機及其乘員的任何蹤跡了。

但是十二月七日夜間，艾蒂娜已認為她們租出去的兩架小飛機和年輕的阿兵哥們，並且認為應該是四人，是依據他們一天前填租機表格時所說，而今卻在日本戰機襲擊下犧牲了。

而真正證實這消息的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早晨，一位著名的火奴魯魯牙醫師張大夫(Dr. Dai Yen Chang)，從珍珠港入口西邊海灘走過來時，發現一大塊鮮黃色經過油漆處理的蒙布，很像小飛機機翼上的一部分。艾蒂娜與民航局的調查官均確認，是來自「派卜」飛行社」之「派卜」機無誤。

布朗、布拉克威和羅斯莫森三人被列入「戰鬥失蹤人員及遺體未獲者

」名單；過時一久，他們家人也仍各自生活下去。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艾蒂娜與珍珠港基地一名水兵帕麥爾(Robert Q. Palmer)結婚。到一九四三年，她和諾克斯接到一張兩仟三百三十五餘美元的支票，乃是政府的「戰爭損害公司(War Damage Corp.)」對她們申請兩架「派卜」損失之賠償金額。後來一九四四年「K-1」飛行社「讓售易主，旋即結束營業，棚廠也賣給一家「航空的士公司」。諾克斯在軍中渡過二戰，一九四九年在內華達州(Nevada)去世。帕麥爾夫婦最後定居加州，艾蒂娜於二〇〇〇年壽終，享年八十九歲。由於她的逝去，被擊落「派卜」及其乘員三名阿兵哥，以及日本戰機二戰中所殺之第一批美軍的故事，到此似乎已確告結束，進入歷史。

可是，到了二〇〇八年，一名退休的美海軍陸戰隊隊員，根據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周內之發現，又開始寫出該故事新的一章。

話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美國三十五步兵團第一營(1st Battalion, 35th Infantry Regiment)一名士兵，在漢密漢密哈堡(Hamamacha Fort)，位於「希肯機場」之南，與「約翰·羅傑士機場」西端臨界之一哨

所，找到一件可怕的發現，那是被浪潮衝到海灘上的棕色陸軍皮靴，內藏一段已腐爛的人腳，包在浸飽海水的軍用襪中，在尚無DNA測試的年代，故無法決定「腳」是屬於何許人的。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遂經標示「死者不詳」後，埋在「司考菲營區公墓(Schofield Barracks' Post cemetery)」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經遷葬於歐胡島之「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墓(National Memorial Cemetery of Pacific)。」

若非一名海軍陸戰隊退休隊員達爾希(Ted Darcy)，這隻斷腳恐怕仍為「無名氏」，而長埋荒塚也。

達爾希這人很有意思，他於一九八四年，以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為基地，創辦了一個「WFI研究集團(WFI Research Group)」，專門保存及編纂第二次大戰中，有關美軍之各種紀錄，主要是作戰陣亡人員，以及至今尚列為戰鬥失蹤者之名單與個人資料。他費盡心力，用各種方法去蒐集軍中第一手資料，其建構龐大、範圍深廣之數據資料庫，真是世所罕見。當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布拉克威的一位表兄弟，就跑去該研究集團，尋找老資料！

達爾希在其資料庫中，找到各種

相關資料，加以比對，又在其「個別喪生人員檔案(Individual Deceased Personnel Files)」中，找出三名阿兵哥之正式紀錄，其中最關鍵之紀錄，乃日軍偷襲珍珠港後之數月內所製，那是設於夏佛特堡(Shafter Fort)的「陸軍夏威夷總部(Army Hawaii HQ)」所執行的。該正式名單超過兩百四十名陸軍人員在偷襲中喪生，但均因遺體燒焦或遺留部分過少些，難予確認。其後經調查官根據指紋紀錄、牙醫存檔、紋身，或僅從軍服上所留洗衣房之標籤等，竟曾指認出表列中多名人員，然而第三十五步兵團士兵找到的這一斷腳，卻仍然掛著「無名氏案第二二三八號(Unknown case NO.238)」，神秘為昔。

不過，達爾希卻為他們蹄豬一點重要線索，他查出斷腳之軍靴尺碼為十一號，而已故之三名阿兵哥之檔案中，達爾希找出，布拉克威就是穿十一號的。由於當年埋葬時，按當時之規定，殘缺遺體均須噴灑防腐化學物質，而這種物質已影響了現代的DNA測試，已不可能得出絕對的確證了。然而按照達爾希集團之結論，該斷腳事實上屬於布拉克威無疑義。

到二〇一一年，達爾希將支持確

認的「無名氏案第二二三八號」之證據，向國防部「戰虜／作戰失蹤聯合司令部(Joint POW/MIA Accounting Command)」呈報，此一駐防夏威夷，負責發掘及確認超過八萬三千名為國作戰，至今仍屬失蹤美國人的單位，惟迄無回音。經書面查詢有關布拉克威之最新情況後，獲得一張答詢簡覆表稱：「由於尊重家屬之隱私權，本單位難討論尚無結果案件之調查進度細節。」由此看來，本案最後終結，布拉克威的案件，還需花費較長的時間來等待也。



日軍偷襲珍珠港第一位被殺美國老百姓泰斯初葬於火奴魯魯（圖為作者提供）。